

哲 学 史

敦尼克、約夫楚克、凱德洛夫、

米丁、奧伊捷爾曼、奧庫洛夫

主 編



哲 学 史

第三卷 下册

敦尼克、約夫楚克、凱德洛夫、
米丁、奧伊捷爾曼、奧庫洛夫

主 編

何 清 新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六三年·北京

第五章

从 1848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到 帝国主义时代开始时期 德国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学思想^①

19 世纪下半叶，在德国社会生活中是以 1848 年的革命开始的；革命的失败，引起了国内最残酷的政治反动。

连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过程中所争得的那些有限的民主自由，不久也被取消，代之而来的是骇人听闻的警察和官僚的专横。马克思说明革命后德国秩序时写道：“没有……当局的许可，你不能生、不能死、不能结婚、不能写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不能做买卖、不能教书、不能学习、不能集会、不能开工厂、不能迁徙，什么都不能做。”^②

德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以革命性著称，它力图背着人民结束革命，怯懦地出卖了它从前所炫耀的全国利益。资产阶级解放的幻觉，像幻景一样地破灭了；它慌忙地向地主君主制国家投降。无产阶级由于组织性和政治觉悟还不够高，当时还不能领导革命，带

① 本章的主要对象是 19 世纪下半叶德国哲学思想和社会学思想史。有一节探讨在瑞士和奥地利产生而后来在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里广为流传的经验批判主义（马赫主义）哲学；在说明德国自然科学的哲学思想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德国自然科学与西欧其他各国自然科学发展的思想联系。

② 马克思“普鲁士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2 卷第 655 页。

动农民。

由于这一切原因，1848年的革命在德国不能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彻底清除道路。容克土地占有制在国内仍旧保存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在乡村，沿着所谓普鲁士道路进行得极其缓慢。它受到强大的封建和君主制残余的限制。直到1870—1871年间，资本主义在德国才成为在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中都占优势的力量，不过容克地主阶级在几十年间还保持着自己的政治统治。德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经济和国家组织，列宁把这种组织叫作容克资产阶级资本主义。

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另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成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也是由同样特殊的“普鲁士式”道路解决的。被劳动者的革命发动所吓坏了的资产阶级，与容克地主联合了起来，以便阻碍这个任务以民主方式实现，而用把许多邦和国强制统一在普鲁士王保护下的方法解决这个任务。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就是这种妥协的表现，资产阶级认为这个政策满足了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固然，资产阶级有时也是反对派，可是1866年普鲁士对奥地利战争的胜利以及随后北德意志联盟的成立，使得种种反对倾向麻痹起来了。1871年4月16日，帝国制宪议会通过了全帝国的宪法，这部宪法把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最后妥协固定下来。

宪法宣布了企业和运输的自由，规定了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从而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在全国统一以后，年轻的德国资本主义迅速向前突进，在工业产品产量增长和生产集中的速度方面，大大超过它在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英国和法国。

在德意志联合为统一的国家以后，资产阶级仍把全部政治实权留在贵族手中。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德国资产阶级“用立刻放棄自己政治权力的代价，換取自己逐漸的社会解放……驅使资产

階級表示願意接受这种協議的主要动机,不是由于害怕政府,而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①。

不管反动势力多么横暴,它镇压不了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工业的蓬勃发展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剥削的加剧,引起了阶级矛盾的增长和工人群众的革命化。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领导下成立并发展起来了。照恩格斯的说法,巴黎公社之后,德国工人成了欧洲运动的先锋队^②。

固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70年代思想上和组织上还很弱,并且犯了不少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警告过的它的策略上的错误。但是,尽管这个党有着种种弱点和错误,它仍然是工人阶级当中最有威信的政党。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工人运动,是对德国统治阶级的真正威胁。1878年,帝国议会通过了禁止社会民主党组织活动的“非常法”。但是,仅靠警察镇压政策是不够的,是没有力量来作到这一点的。因此,为了阻挡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增长,反动派利用了它所拥有的一切思想影响手段。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在同公开和隐蔽的思想敌人作斗争中的进一步发展^③,预决了德国以后几年哲学和社会学思想发展的性质。国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进入了新的时期。唯心主义这时面对面地遇到了自己最强的、不可摧毁的敌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遇到了照列宁的说法用一整块钢铁铸成的哲学学说。

德国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解放运动,在50—60年代就已经倒向“合法秩序”方面,赞美俾斯麦的“甜饼和鞭子”政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625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6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22页。

③ 参看本卷第1—3章。

策，放棄了過去哲學思想的進步傳統，過去的民主和人道主義的理想。1848年革命之後，資產階級哲學開始衰落。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及其對未來的無信心，在它的思想家的觀點中產生了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並且為不可知論、非理性主義和主觀主義大開方便之門。資產階級社會學這時就不超出為現存秩序直接辯護的範圍之外，而越來越關心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任務了。

19世紀下半葉，德國產生了許多比較迅速地互相交替的大大小小的哲學學派。這些學派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危機聯繫着的。這個危機首先是資產階級思想家放棄了德國古典哲學的優秀傳統——唯物主義（費爾巴哈）和辯證法（特別是黑格爾）傳統，因為這些傳統不適合反對資產階級主要的思想敵人——無產階級革命世界觀的要求。德國資產階級在過去也沒有成為積極的革命力量，而在這時，19世紀下半葉，大多數都適應了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容克反動勢力；同時，資產階級某些階層也打算遵循自由主義的思想體系，保持文化傳統，發展科學知識，雖然也害怕科學的蓬勃進步，想限制認識它的機會，往往企圖把它和宗教調和起來。德國資產階級最反動的軍國主義集團的思想家，堅決摒棄科學的成就和哲學思想的進步傳統，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階層的某一部分思想家，則動搖於反動與進步、蒙昧與科學之間，企圖賦予自己的哲學觀點以科學外貌的性質，提供了以某種方式適合當時迅速發展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學的需求的觀點體系。當時許多哲學流派的認識論的根源，在頗大程度上是同片面地看待科學知識的某一方面，把它的各種因素加以夸大和絕對化（社會規律的生物學化，相對主義，對經驗和實驗的唯心主義解釋等等）聯繫着的。由於科學的分化、科學知識的迅速發展及把它們加以系統化的必要性，在資產階級理論家中間就產生了建立能夠給存在和意識作哲學說明的“體系”的野心，雖然這種野心既不是依據科學

方法，也不是依据对实际生活和科学知識的概括。

德国资产階級思想家、許多科学家和文化活动家所追隨的形形色色的大小哲学學派，并不是证明19世紀下半叶德国統治階級哲学思想的丰富。工人階級的思想家馬克思、恩格斯及其追隨者，当时在自己的學說中体现并继承了德国哲学思想的优秀傳統。

德国资产階級思想家的哲学思想，是极不稳定和矛盾的，一些流派很快就被另一些流派所代替。

在50年代阴暗的政治和思想气氛里，为资产階級意識形态的利益服务的是阿尔都尔·叔本华的哲学，他当时被德国知識界捧为“思想之王”。后来爱德华·哈特曼以其“无意識哲学”代替了叔本华。但是哈特曼时髦的时间也是很短的。随着帝国主义阶段以前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階級社会矛盾的尖銳化，出现了种种新的“时髦”流派。其中以反动的战斗性和侵略性而突出的是尼采主义和“生的哲学”，这两派提出了“重新評價旧的思想哲学财富”的口号，资产階級至今还遵循这两个流派。尽管这些哲学流派的臆造的新穎，它們的理論上和認識論上的基础仍旧和过去一样，是与唯意志論的神秘主义相結合的腐朽的貝克莱主观唯心主义、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和不可知論。

同时，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资产階級哲学面前还提出了其他的任务。在經濟上业已巩固的资产階級向自己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要求实际有用的經驗知識。由于这个要求，在50年代便产生了卡·福格特、雅·摩萊蕭特和路·毕希納的“庸俗唯物主义”。

资产階級及其理論家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扫清道路，同时极力使自然科学防范唯物主义和无神論，限制哲学的发展，使它不能够超出自然科学所划定的界限，并从社会实践中去掉那些可能动摇現存社会制度基础的思想。在德国的条件下，最适合这些要求的是新康德主义及其邏輯和認識論的詭辯。与尼采主义、“生的哲

学”等等不同，新康德主义企图依据自然科学，而以鼓吹不可知論来限制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和前途。19 世紀末爆发的自然科学危机，更加强了资产階級哲学中的不可知論和唯心主义經驗論傾向，最明显的表現就是在德国广为傳播的恩·馬赫和理·阿芬那留斯的哲学。

到19世紀末，过去的辯证法傳統和唯物主义傳統，从德国资产階級哲学中被排挤出去；但是，唯物主义傳統在自然科学中仍然保存，它的优秀代表人物（恩·海克尔、麦·费尔伏恩、亨·海尔茨等）繼續站在自发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立場上，反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

思想—哲学斗争的尖銳化，也波及工人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意識形态及其哲学（辯证唯物主义）对立的有各种反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階級观点（“真正的社会主义”、拉薩尔主义、无政府主义派等等）。后来，在 70—90 年代，资产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欧·杜林、爱·伯恩施坦、保·恩斯特、康·施米特等）滲入工人运动，他們企图把资产階級哲学思想（实证論、新康德主义等）灌輸到工人階級的意識里来，以偷換馬克思主义。对馬克思主义的伪造和篡改的思潮越来越盛行。內臟腐烂了的自由主义试图复活，采取机会主义的形式。机会主义往往在口头上承认馬克思主义，可是目的却是要歪曲和扼杀它。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和追随者，不仅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論和辯证唯物主义哲学，而且給予反动资产階級和小资产階級意識形态以新的毁灭性打击。革命馬克思主义对反动哲学学說和社会学学說、德国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階級和小资产階級影响的斗争，是德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哲学思想史中最优秀的篇章之一。

一 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学思想

唯意志論和非理性主义 19 世紀下半叶开始时，德国最流行和最有影响的一种反动哲学理論，就是**阿尔都尔·叔本华**(1788—1860)的唯意志論哲学，这种哲学反映革命前时代德国资产阶级反动阶层的情緒。此外，叔本华这个小食利者，毕生都靠他所继承的资本的利息生活，在物质上也是和德国社会这些阶层密切联系着的。

在德国革命形势的情况下，叔本华的頹廢的悲观主义哲学不能得到德国稍有势力的阶层的支持。由古典哲学的傳統培养出来的知識分子，不能接受与这些傳統公开地截然对立的“新”体系。叔本华的著作在这些年代几乎无人注意。

1848 年革命的失敗，急剧地改变了德国的政治状况。在普遍消沉沮丧的政治和思想新气氛中，叔本华的哲学好像是重新誕生了，并且获得了重大的影响力量。弗·梅林写道：“沒有多少論据和当资产阶级稍微还剩一点勇气时就不断地加以嘲笑的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却适合于资产阶级在 50 年代受官僚封建反革命势力的打击之后所經受的余痛状态。因为资产阶级已經完全无意于政治，所以甘願让自己受那任何意志都被摧毁时所出現的神志清醒和‘精神宁静’的誘人景象所欺騙。”^①正是在那时叔本华成为德国某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思想之王”的，这部分知識分子把他的哲学看作是拯救“思維的个人”、摆脱不完善世界的惶惶不安、遁入“自我直观”、离开社会的一切“虛幻浮华”而保持自己的“精神本质”的幻想道路。

① 梅林“文学批評論文集”1934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 2 卷第 500 頁。

叔本华的唯意志論和悲观主义是对前一时期思想家的唯物主义思想和革命思想的反动，是对黑格尔哲学的辯证法与唯理論思想的反动。叔本华在理論上是个保守分子，在政治上是个极端反动分子，他痛感黑格尔的辯证法的革命鋒芒，起而对它宣战。当 40 年代里黑格尔派完全瓦解，唯物主义在德国又恢复自己的地位时，叔本华就直接反对唯物主义哲学。

正如恩格斯所公正指出的，叔本华的哲学是由适合于市僧思想水平的旧哲学体系的精粕凑成的^①。叔本华自称是康德哲学的继承者和完成者，但实际上他只吸收了康德哲学中接近貝克莱和休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方面，而关于自在之物的學說則被他用柏拉图精神的理念學說所偷換了。叔本华体系的某些原理是从萊布尼茨(关于邏輯的充足理由律的學說)、費希特(关于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的學說)和謝林(关于意志的第一性和启示的學說)因襲而来的，他使这些學說从屬於自己的公式。叔本华的倫理學有許多地方源出东方的宗教哲学，特別是佛教。

叔本华哲学的基本原理，还在他的博士論文“論充足理由律的四种根源”(1813)里就作了表述，后来在他的主要著作“世界是意志和表象”(1819)里作了詳細敘述。

叔本华把自然現象只看作主体的表象，他的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傾向就表現在这个地方。他把表象能力分为四种：思維表象能力、直观表象能力、感性想象表象能力、独立表象能力；他断定有四种相应的客体存在：概念、純粹直观表象、感性直观表象和作为自我意識对象的主体。他由此引伸出充足理由律四种先天确定的形态：認識理由(邏輯理由)、存在理由(数学理由)、原因理由(物理理由)和动机理由(倫理理由)。成为客体，就意味着成为表象的对

① 參看恩格斯“自然辯证法”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5頁。

象、有理由的东西，从属于充足理由律。

他說：“……一切供認識的存在物，即这整个世界，对主体而言只是客体，只是观察者的观察物，簡言之就是表象，——沒有比这更无疑問、更不依賴于一切其他东西、更不需要证明的真理了。”^①

作为表象的世界，不是感知的主体所能領会的，它是被想像的、被夢見的。事物有如夢幻，只是在主体看来仿佛是不以主体为轉移而存在于主体的表象之外的本质。叔本華說，此外，感知的主体本身也是“夢見幻影的幻影”、“幻影的夢”，並沒有把清醒与夢态划分开来的确定的界限，生活是一場長夢境，睡眠是短夢境^②。

这个除了主体的表象之外空无所有而归結为夢境的幻想世界，不是理性認識所能領会的。它之所以不可認識，第一是由于存在的相对性，第二是因为人类的理智是不完善的、脆弱无力的。根据叔本華的非理性主义的哲学看来，理智的使命根本不是深入事物和現象的本质。認識帶有純粹服务性，即取得食物，适应外部条件，滿足身体需要等等。

由此可見，照叔本華看来，外部世界是表象的世界，它本身不过是認識主体的內在本質所产生的腦現象。

叔本華哲学第二个基本原理是关于意志的学說。他断言意志是內在本質，是每个局部現象的內核，也是整个世界这一整体的內核；它在无机界、有机界的各种表現以及人的有意識的活动里都显露出来。意志是人的內在本質的基础。人的全部任意运动（即所謂活动，包括認識活动、思維活动在內）都是意志的动作，而人体及其机构，是意志直接以两种方式提供的反映和表現，它既是表象又是意志。

叔本華的“意志”概念也像“表象”概念一样，是为有目的地歪

① 叔本華“世界是意志和表象”190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第3頁。

② 同上，第17—18頁。

曲現實服務的。照他的見解，意志不從屬於充足理由律，該律只適用於表象的世界；意志是無所根據的。它是獨立地存在着的，並且是由于自身而存在着的。意志就是“自在之物”。叔本華從康德那里襲取這個概念，而注入完全不同的內容。叔本華的意志作為自在之物，是萬物的精神基原。根據他的唯意志論哲學，整個物質世界是意志的表現和顯露，是意志的客體化。

非理性的、不可理解的意志內在於世界，並且不可分離地存在於每一現象之中。意志是內在的原初力量，由本身創造世界，推動並鼓舞世界。這裡表現出叔本華觀點的客觀唯心主義傾向。意志這一原初創造力量，本身帶有不可熄滅的鬥爭泉源。叔本華斷言，作為客體化的新階段的每一高級現象，都是對低級現象的勝利，它只能由這些現象之間的鬥爭狀態中產生。他由此作出結論：有機界與無機界、動物界和人的普遍鬥爭，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鬥爭（*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是存在的決定性規律。

照叔本華的想法，世界是由飢餓和愛來維持的。新生的每一代都繼續進行無意義、無目的的鬥爭，它必然要遭受飢餓，尋取食物，進行繁殖。叔本華認為這個對生存、對為生活而生活（與存在的目的和價值沒有任何關係，對存在的目的和價值沒有任何概念和知識）的不可消滅的盲目的愛，對繁殖和生長的本能的欲望，是有機界永恒的动力（*perpetuum mobile*）。

叔本華在非理性主義和唯意志論的理論基礎上建立自己的倫理學。如果盲目的、非理性的、無理智的意志統治着世界，那末這個一切都從屬於意志表現的偶然性的、可怕的、命運注定的世界，本身就既沒有價值，也沒有意義。為永遠無法滿足的獸欲所刺戟和為生存而貪婪地生存的人，是無力改變這命運預先注定的存在的漩渦的。他的生活在任何情況下永遠是充滿災難和苦痛的生活，而他本人只是叫作“生活”的這一出悲喜劇的演員。生存的災難和

苦痛不会比实际上所有的多或者少,但是任何灾难都是应得的;它的大小等于人的罪过的大小,因为生活及其不幸就是人的事业与罪过。因此,任何生存都是贖罪,而世界則是贖罪和懲罰的場所,这就是永恒的正义。因为一切罪过都来自意志肯定生活,这就意味着只有意志否定生活才能消罪。由此得出結論:人应当毫无怨言地过着自己不幸的生活,灭絕自己滿足迫切需求的願望,灭絕对美好的未来的願望,潛心自我,沉入純粹的直观;这种結論本是任何宗教到最后都要得出的結論,而以佛教所表現的形式最为明显。

叔本华这种順从和同情的倫理学,加上关于节儉的格言以及对吝啬的贊揚,带有强烈的小市民气味。正如梅林所公正指出的:訴諸同情感,不能保证“任何东西,除非是正义現象的长期性。老叔本华对这一点比誰都清楚,他正是用同情来論证小市民道德的永恒性的”^①。

叔本华把社会看作根本上一成不变的个人集成的群。他断言,人类历史生活的統一是一虛构,历史所叙述的一切都是苦难、冗长而混乱的噩夢。叔本华完全否定社会进步的思想。他按下列系統建立社会“理論”:世界是地獄,生活是无穷的苦痛。过去是这样,現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同时,叔本华还以人类永恒不变的恶的利己本性这一偏执观念为出发点,这种观念的目的是在反对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者的学說,特别是唯物主义者的学說。他的悲观主义的理論泉源就在于此,他那忧郁的厌世主义和反人道主义也是由此而来的。以浮生若夢的学說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哲学,证明他蔑視普通人,蔑視劳动者,蔑視叔本华本人无耻地所說的这个“自然的制造品”。他把人变为凶恶的动物,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只是更凶狠、更嫉妒。人“群”是基础,天才就建立在它的上面,并靠

① 梅林“文学批評論文集”1934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2卷第475頁。

它生活，正如头靠身軀来生活一样。值得注意的是，他除了“天赋創造意志”的人以外，把商人、工厂主等，也就是一切在人民身上寄生、攫取并搶夺人民劳动果实的人，都算作天才之列。当談到人民群众为爭取人类应有的生存条件而斗争的权利时，这位哲学家的文章里就滿目都是“人間敗类”、“无知群氓”等等这样一些字样。

叔本华把人类变为畜群，然后把以世襲君主为首的整整一支統治者、法官、官吏、神甫的大軍强加給他們作为牧人。照他的見解，人們在国家里也还不构成社会：如果該国处在无政府状态，他們就是一群野人；如果該国由君主統治，他們就是一群奴隶。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历史发展的进程使德国资产阶级的侵略阶层活动加强时，叔本华就不再“时髦”了。在改变了的条件下，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而且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和唯意志論，成了这个时期最反动的哲学流派的渾浊泉源。

叔本华最近的继承者是爱德华·哈特曼（1842—1906），他在1869年出版了第一部著作“无意識哲学”。

“无意識哲学”的出发点是叔本华关于意志和表象的学說。照哈特曼看来，物质世界不过是“本能的偏見”。他說，自然界中除了构成所謂物质的基础的引力与斥力的总和外，决不能发现任何实在的内容。力又是以意图和方向來說明的。但是，因为意图是以意志为前提的，而方向則是以关于目的的表象为前提的，所以力就是意志与表象的統一，或者是表象的意志。力的表現是意志的单个行动，这些行动的内容就是对应完成的東西作无意識的表象。正如哈特曼所肯定的，这样就消除了精神和物质的区别：精神和物质是无意識的統一本质的高级表現形式和低级表現形式^①。哈特曼认为，全部外部世界多种多样的現象和人的内心多种多样的心

^① 参看哈特曼“世界过程的本质或无意識哲学”187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部第113頁。

理活动，就在于这个无意識的统一。这样，无意識就是单独的东西的普遍泉源，而世界则是无意識的意志的特种联合行动的总和。

哈特曼把意志和表象分为阳性和阴性的本原。他认为世界是由这两个本原的斗争产生的。最初意志和表象处在純粹的潜伏状态、不存在状态；后来意志絕无原因地由潜力轉为行动。作为潜力的意志是沒有内容可是向往内容的純粹意图，它只是在与表象相遇时，才获得所求的内容。世界是意志和表象汇合的結果，它本身带有这个“辯证的”二元性的烙印；盲目的意志賦予存在以非理性和不可理解性，产生灾难和苦痛，而作为世界过程合理目的性的表现的表象，則不断地极力破坏不可理解的意志的偶然行动所創造的东西。按哈特曼的看法，世界过程是邏輯因素和非邏輯因素的不断斗争，斗争的最后結果是前者完全战胜后者。在这个斗争的进程中，世界理性靠意識的帮助最后摆脱掉非理性的意志的支配，而一切存在物就有可能自觉地否定“自己意图的狂妄”和“存在的灾难”，重新回到純粹潜伏状态。这也就是“睿智的”和“无所不知的”无意識所預定的世界过程的最終目的之所在。

根据哈特曼极端悲观的非理性主义的哲学，人类在走向这个最終目的的道路上，必須經過三个幻觉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相信个人在人世的幸福。但是，健康与力量、自由与富裕、友誼与爱情、对发横财与舒适的欲望等等这一切通常被认为幸福的东西，在人类生存真正的灾难和苦痛面前都是空幻的、微不足道的。人們不再相信人世幸福后，就开始在彼岸世界寻求安慰。当这个幻觉也破灭时，他們就献身于普遍幸福、社会正义、进步等等虛幻的信念。照哈特曼的說法，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現代社会問題，产生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他是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看作背叛“正义感”，蹂躪“习惯所神化的道德”等等东西的。他表現被无产階級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吓得要死的资产階級的思潮，公开地反对科

学社会主义理論，硬說无产階級所力图达到的理想是虛幻的、达不到的，因为在命运預先注定的无意識的世界里，任何东西都是不能够改变的。

“无意識哲学”为哈特曼带来了在資产階級社会中将近 20 年的普遍声誉。他繼續深入發揮这部著作的思想，发表了許多关于自然哲学、邏輯、美学和宗教的专著。哈特曼在他这一切著作中反对辯证唯物主义，按照列宁的公正評断，他始終是“哲学上的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和彻底的反动分子”^①。哈特曼不仅在哲学中，而且在政治中也是个反动分子，他欢迎臭名远揚的迫害社会主义者的法律，把它看作是制服劳动者的可靠手段。

照梅林的定义，“‘无意識哲学’是一种‘悲观主义万岁’，它固然还埋怨‘存在的无理智的狂欢’，但它又安慰人說，絕對不禁止悲观主义者享受这个世界愉快的福利，只要他……‘一心想把人类发展过程推向前，使它接近自己的目的就行’。”^②

“无意識哲学”只是使資产階級在这个十字路口上获得暂时的安慰，当这个过渡时期过去时，哈特曼也就不再受欢迎了。

19 世紀中叶，阿道夫·特倫德倫堡(1802—1872)出而批判黑格尔的体系及其辯证法，他极力想在康德、叔本华及近代其他哲学家思想的基础上革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他的主要著作是“邏輯研究論文集”(1840)。

特倫德倫堡否定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关于存在和思維同一性的基本原理。他对黑格尔的辯证法发表了許多有利于唯物主义辯证法的中肯的意見。这是因为他批判黑格尔时，实质上就是批判唯心主义辯证法。例如，他曾公正地說过，引证絕對观念，永远也不能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見“列宁全集”1957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4 卷第 55 頁。

② 梅林“文学批評論文集”1934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 2 卷第 501 頁。

說明什么东西。格·瓦·普列汉諾夫在考察特倫德倫堡对黑格尔的辯证法的批判时写道：“特倫德倫堡責难黑格尔的辯证法，說它‘肯定同时又是存在的自我产生的那个純思維的自我运动’，他責备得完全正确。”^①普列汉諾夫写道，黑格尔这个原理，“不是任何一般的辯证法的本性，而只是唯心主义辯证法的缺陷。这个缺陷已为唯物主义者馬克思消除，現在特倫德倫堡反对辯证法的反駁已无足輕重了。”^②同时，特倫德倫堡片面地理解邏輯形式与存在形式的联系問題，硬說“思想的形式是普遍的，存在的形式是单一的”。他正确地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缺点是思維与直观的脫节，但是他自己也不能解决認識的感性阶段与理性阶段的相互关系問題，因为他把直观解釋成直觉。特倫德倫堡不懂得黑格尔关于矛盾的学說的合理內容，而把它看作某种类似只用作进行辯論的方式的中世紀的“辯证法”的东西。

特倫德倫堡特別重視运动問題。他的哲学观点的出发点就是运动构成存在和思維过程的基础这一原理，可是他在解决这个問題时是站在目的論观点上的，认为运动是由定出目的的最高本原（也就是神）所产生的。

庸俗唯物主义 德国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比較进步的阶层，在1848年革命后时期都經受了所謂庸俗唯物主义的相当大的影响。庸俗唯物主义是在19世紀50年代形成哲学流派的。

这时德国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的某一部分尽管在情緒上反对社会的革命改造，但对自然科学的成就是欢迎的。与辯证法背道而馳、远离劳动群众的社会政治斗争的一种簡單而原始的唯物主义，打动了这部分知識分子。

德国庸俗唯物主义的創立者是卡尔·福格特(1817—1895)、

① “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1962年三联书店版第3卷第731頁。

② 同上。